



劉知幾曰五行
執文班補子長
之闕
又曰班史五行
志出劉向洪範
隆按天垂象見
吉凶二句一志
柱子通篇總只
發明此意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五行志第七上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

則之。劉歆以為處羲氏繼天而王。師古曰處與伏同受河圖。

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師古曰放效河圖而畫八卦也禹治洪水。賜雒

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師古曰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聖人行其道

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即

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為太師。故曰父師。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

王親虛已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師古曰祀年也。商曰祀。王廼言曰。烏嚅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

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道敘。服虔曰：騰音陟，應劭曰：騰升也。相助也。

協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騰音質，騰定也。

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也。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

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陞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亂。故曰亂陳五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也。師古曰：汨音骨。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彛倫道

斁。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鯀則殛。疇類也。九類即九章也。斁敗也。音丁，故反。鯀則殛。

死。禹迺嗣興。師古曰：殛誅也。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彛倫道敘。

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

一曰五行。師古曰：謂之行。者言順天行氣。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羞進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為八政首。故以農為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農

隆按：總叙九疇之數，于前為大綱，以後分叙五行五事為兩大。

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次四曰時用五紀。應劭曰：時合也。條紀也。師古曰：時讀曰叶和也。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大極中也。次六曰

艾用三德。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次七曰明用

稽疑。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著龜。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庶眾也。徵

人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

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

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

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

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

隆按：以為河圖起至繁瑣，著矣止，總結上文，漢興以下叙所以。

漢書卷三十一

張敖

志五行之大概
劉和幾曰每有
叙一災推一怪
董京之說前後
相反向歆之解
父子不同固乃
雙載其文兩存
要理言無准的
事亦煩費宜所
謂撮其機會收
彼菁華者乎

隆按此段又總
敘五行之數于
前為綱以後又
每段分敘為目

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

梁春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師古曰既古文禍字以洪範義傳而說之傳字

或作傳讀曰與仲舒錯師古曰錯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

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摯

仲舒別向歆師古曰摯字與擘同謂引取之摯音來敢反傳載睦孟夏侯

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

世以傳春秋著于篇師古曰傳讀曰附謂比附其事

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

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師古曰皆水火自然之性也木曰

曲直師古曰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金曰從革張晏曰革更也土爰

隆按此敘五行
每一災先引傳
語為柱以下一
一應之後凡五
段倣此

稼穡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

傳曰田獵不宿服虔曰不宿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

享師古曰不行享獻之禮也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

不曲直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為姦詐以奪農

時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為

木故云地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

有佩玉之度師古曰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瑀瑀以雜之衝牙玼珠以納其間右徵角而

左宮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是為登

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為鸞鳥而銜鈴焉施於鑣鸞亦以金為鸞鳥而銜鈴焉施於鑣

上動皆有聲以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三驅也三驅之禮一

為乾豆二為賓客飲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禮飲三為文君之庖也飲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禮飲於前謂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

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廼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

食沈酒不顧法度師古曰沈酒謂溺於酒食酒音彌善反妄興繇役以

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

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如淳曰揉輪不曲矯矢不直也及木為變怪臣贊

曰梓柱更生及是為木不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

月雨水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

故雨而木為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

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

隆按以上引傳語才不曲直而釋言之以下著木災之事應

茅坤曰向說近之

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

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師古曰叔孫喬如叔孫宣伯也通於

偃宣公庶子成公弟也豫喬如之謀故見誅一曰

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

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譖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喬如之譖而執行父也或曰今

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

陽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師古曰晉楚戰于陽陵呂錡射恭王中目陽陵鄭地

屬常雨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

徐中行曰火木
光輝為明故君
而明即為火得
性闇即為火失
性

隆按以上引傳
語火不炎上而
釋言之以下歷
著火炎之事應
又按此一御廩
災也董仲舒以

而治書云知人則惑能官人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惑智也能知其材則

能官之所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遠四

佞而放諸桎師古曰四佞即四凶也遠離也桎古野字孔子曰浸潤之譖

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

由舊章師古曰帥循也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

性矣若迺信道不篤或懼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

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師古曰炎讀曰燄災宗廟

燒宮館雖與師眾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春秋桓

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

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郭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

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

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

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師古曰一娶九女正

嫡一人餘者妾也故云八妾時夫人有淫行師古曰謂通於齊侯挾逆心師

曰謂欲弑桓公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

人俱會齊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夫人譖桓

公於齊侯師古曰言世子同齊侯殺桓公師古曰齊侯享公公

醉使公子彭生乘公拉其幹而殺之公薨于車劉歆以為御廩公所親耕籍

田以奉粢盛者也師古曰黍稷曰棄法度亡禮之應

也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故改曰嚴凡漢書

為四國伐魯劉
向以為夫人有
淫行劉歆以為
棄法度亡禮之
應各為一說此
即篇首所云向
與仲舒錯至向
子歆又頗不同
之謂後皆類此
又按桓公十四
年一節屬傳語
棄法律
又按傳內比曰
天戒若曰曰故
天災若曰曰天
災若語曰曰天
意曰此奉天意
之道曰天意故
復見曰故天見
災以視公曰此
天人之明表曰
天道精微之效

漢書卷三十三 五行 五十一

曰故天災其事以戒之曰天之成人蚤矣此類一意應一天字凡曰象其事曰其事象曰象其事之應曰為其事之象曰天知其事故象先見此類一意應應垂象字曰此其效曰其事之應曰其事之罰曰其事之形曰此其事之所致曰此其事為變使之然曰故應是而罰云曰此屬皆其事之咎云此類一意應見吉凶字總之推原所以致災異

之故不出天垂象見吉凶二句又按嚴公二十年與釐公二十二年二節俱屬傳語以妾為妻

載謚姓為嚴者皆類此 劉向以為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為妻

適庶數更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而桓公好內多寵內嬖如夫

人者六人長衛姬生公子無虧即武孟也少衛姬生

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

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

牙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請立武孟

公許之管仲卒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

五公子皆求立 九月不得葬師古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

八年齊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敗齊

師于獻立孝公而還八月葬桓公是為過於九月乃

得葬 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為魯夫人淫於

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

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予也李奇曰以為疫殺其民人釐公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師古曰釐穀梁以為愍公

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為釐立

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師古曰僖公之母謂成風也本非正嫡僖既為君而母遂

同夫人禮文四年經書夫人風氏故天災愍宮若曰

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師古曰愍公於僖公為弟故云卑

董仲舒以為釐娶於楚而齊媵之齊公使立以為夫

人師古曰僖公初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時齊先致其女齊魯使立為夫人事見公羊穀梁傳西

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

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為西宮者公

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國皆災也

隆按寧公十六年以下一節俱屬傳語棄法律洪邁曰昔人謂師古為班氏忠臣以其注釋舛誤必委曲為辨故也如五行志中其最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為甚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經曰成周洛陽也榭者所

以臧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

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天子伯毛伯周二大夫也召讀曰邵

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臧之

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榭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

以為宣宮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為時魯三桓子孫始

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

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

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俱出桓公

之子也公孫歸父東門襄仲之子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而宣公薨成公即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逐東門氏歸父還復命於介遂出奔齊故天災宣宮

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日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

子赤而立師古曰赤文公太子即子惡也宣公文公之庶子襄仲殺赤而立宣公亡禮

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

亡哀戚心本心作會數興兵戰伐師古曰謂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孫行父帥師會晉卻克及

齊侯戰于鞏二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

奉宗廟也一日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襄公

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

弱出奔魯師古曰華弱華耦之孫也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轡以弓楛弱于朝宋平公

中

怒逐之遂來奔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師古曰

事在襄六年師古曰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師古曰

故改其官為司城師古曰徹塗大屋師古曰泥塗之令火至不可焚陳奮輦應劭曰奮

與本同輦所以輿土具綆缶師古曰綆汲索備水器

也師古曰輦居玉反師古曰繕守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

解字曰營備火今之長頸餅也畜水潦積土塗師古

行潦也畜讀曰蓄蓄謂繕守備也修守禦之備恐因

障遏聚之也塗泥也繕守備也修守禦之備恐因

人有宅表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儲正徒師古曰儲

故也表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儲正徒師古曰儲

役徒也侍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師古曰郊保之人謂

音丈紀反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師古曰郊保之人謂

使奔火所又飭眾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

共救災也又飭眾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

師古曰士弱晉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

大夫士莊伯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

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入火師古曰味是

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

其既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

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韋昭曰大亂之君說

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

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

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嘗則有祝融堯時有

闕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

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師古曰契讀

曰僕音先列

中

隆按二十年一節屬傳語殺太子

隆按昭公六年一節屬傳語案法律

反字或作禹其用同耳據諸典籍相土即禹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

代闕伯後王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

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

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恭姬也成九年歸于宋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

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

痤師古曰痤宋平公太子也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云與楚客盟平公殺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在

反應火不炎上之罰也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

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

乎師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瑕也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滅爭辟

焉師古曰鑄刑於鼎故稱刑火而象之不火何為說

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

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

爭明為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

不告魯也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

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至因

滅陳師古曰夏徵舒陳卿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

楚子為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事在宣公十一年

陳臣子尤毒恨其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為

隆按九年一節屬傳語殺太子

劉放曰昭公九年夏徵舒事且六十歲矣仲舒之言一何謬乎

劉知幾曰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云云按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

也始有蹊田之
誇取愧叔時終
有封國之恩見
賢尼父毒恨猶
甚其理未聞按
陳前後為楚滅
者三今董生誤
以陳亡之役是
楚始滅之時遂
妄有占候虛辨
物色尋昭之上
去於官魯易四
主嚴之下至于
靈楚經五代雖
懸隔頃別而混
雜無分嗟乎下
帷三年誠則勤
矣差之千里何
其闕哉
茅坤曰裨竈以
陳火而卜五年
之復封五十二

平而遂三何術
也漢京房翼奉
以下並本此

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廢疾招殺太子而立公子留事在昭八年招音部皆外事不因其官館

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師古曰莊王初時之諫乃復封陳至此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

時陳又為楚靈王所滅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已為楚縣猶追書曰書陳火也陳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夏之國左

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師古曰裨竈鄭

夫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

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

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師古曰陳

舜後也舜本出顓頊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

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

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

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

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

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

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

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

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

茅坤曰孔子在陳聞魯災而即策桓釐之災所以劉向以下紛紛傳會

隆按高后元年以下二節俱屬傳語殺太子茅坤曰鳳自火出家人予竊謂

趙王之嬖他妃而王后卒以譏之吕后而殺亦鳳自火出家人之象也茅坤曰劉向之說明切

隆按文帝七年一節叙誅七國亦屬傳語殺太子

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社殷社也。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以為是時呂氏女為趙王后。嫉妒。將為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

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臧冰之室也。丙

子織室災。師古曰織作之室。劉向以為元年呂太后殺趙王

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

魯元公主女為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

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

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

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

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

弘為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

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罌魚災。師古曰罌魚闕之屏也。

隆按景帝中五年一節屬傳語殺太子逐功臣

隆按武帝建元六年一節叙淮南衡山諸王以謀反伏辜亦屬傳語殺太子

劉向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梁惠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即位。賈誼等以為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為臨江王。師古曰。景帝太子栗姬所生。謂之栗太子。以罪徵詣中尉自殺。丞相條侯周亞夫以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備

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師古曰。孰成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執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師古曰。兩觀。天子之制也。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

王維禎曰其時可也謂孔子生則魯已有賢聖臣矣是以其災始見
洪邁曰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為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妖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

步舒云直德秀曰漢儒自仲舒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為儒者宗愚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傳會甚矣况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

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見顯示也。音胡。電反。至定

哀。廼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

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師古曰猥積也。謂積敝也。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

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張大也。恣睢者眾。服虔曰自恣。意怒貌也。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

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遠離也。謂離正道者也。如吾燔遼東高

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

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皇在外者。天災

外。皇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皇當重。燔簡。皇當輕。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

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

法應之類皆省文

隆按元鳳四年一節叙霍光妻頭殺許皇后亦屬傳語以妾為妻

將軍秉政後二年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請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王章訟商忠直言鳳顛權鳳誣章以大逆擧下獄死妻子徙合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為皇后妹為昭儀賊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儀皆伏辜一曰鐵飛屬金不從革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以為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為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為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為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官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

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為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顛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師古曰謂冠也通詩尚書有明慙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將為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文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既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

隆按宣帝甘露

漢書卷三十三

五行

未

用

元年以下二節
俱屬傳語殺功

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
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劉向以為先是
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政為佞臣石顯許
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
里馳逐走馬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迴五里不當在山陵昭穆
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
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免官孟康曰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作逢晉灼曰冠首曰烽競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
杜陵園東闕南方災劉向以為先是上復徵用周堪
為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為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

隆按成帝建始
元年一節亦屬
傳語棄法律

隆按鴻嘉三年
以下二節俱屬

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
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中內臣
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門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
若曰去法令內臣親而貴者必為國害後堪希得進
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
殺於公車成帝即位顯卒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
乙丑皇考廟災初宣帝為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
正是時大將軍王鳳顯權擅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
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也其後寤盛五將世權遂
以亡道孟康曰謂王五大司馬也師古曰謂鳳音商根莽也鴻嘉三年八月乙

傳語以妾為妻

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皇后廢。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闕災。是時趙飛燕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戾后衛太子妾一本妻作妾遭巫蠱之既。宣帝既立。追加尊號。於禮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賤。與趙氏同應。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既。至其六月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受誅。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宮東司馬門災。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長樂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

茅坤曰。桂宮鴻寧殿。災此事。獨明切。而傳后不悟。卒以誅滅。悲夫。

央宮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師古曰。謂陽平侯鳳。安陽侯音成都侯商。相代為大司馬。舉宗居位。充塞朝廷。兩宮親屬將害國家。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皇后家趙氏。故云兩宮親屬。故天象仍見。明年成都侯商薨。弟曲陽侯根代為大司馬。秉政。後四年根乞骸骨。薦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國焉。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大臣孔光師丹等執政。以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氏誅滅。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師古曰。原廟重廟也。高

皇帝廟在長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譏復道。故復起原廟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朝。委任王莽。將篡絕漢。墮高祖宗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故天象見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攝。因以篡國。後卒夷滅。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師古曰臺有室曰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

陰按引傳語稼穡不成而釋言之以下著稼穡之災事應

劉知幾曰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于漢時直記其帝號諱耳至于代則云其書其國君此其大例也如敘火不炎上書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

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廼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嚴公二十八年冬天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師古曰二叔謂莊公二弟仲慶父及叔牙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謂三十一一年春築臺于秦也。郎薛秦皆魯地也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師古曰莊公三十二年薨距大水無麥禾凡四

十八年而已嚴
公之上不復以
春秋建名遂使
漢帝魯公同歸
一揆此引書失
宜處

歲既流二世師古曰謂子般奢淫之患也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

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

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

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

火烈烈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虔固也此美殷湯

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

言天下太平兵不復動靜應詎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易兌卦彖曰說以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如此

則金得其性矣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

劉笏曰水音疑

隆按以下引傳
語金不從革而
釋言之以下歷
著金災之事應

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

衆師古曰涸讀與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左氏傳

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師古曰

夫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

之言也音讀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

力彫盡怨讟並興莫信其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

得申其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

師古曰虎祁地在絳西臨汾水虎音斯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師

曰叔向晉大劉歆以為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

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祥成帝鴻嘉三

隆按此節屬傳
語金不從革

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祥成帝鴻嘉三

茅坤曰昌陵之
役可謂輕百姓
之甚無已于是
石鳴子竊謂石

年五月乙亥天水翼南山大石鳴師古曰天水之聲

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韋昭曰壑雞

皆鳴師古曰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師古曰廣及旁

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

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篡死臯

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

與寢廣明年冬迺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

氏樊並等謀反殺陳留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

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

皆踰年迺伏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郡國吏

民五千餘戶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遷

徙家師古曰初徙人陪昌石鳴與晉石言同應師曠

所謂民力彫盡傳云輕百姓者也虎祁離宮去絳都

四十里昌陵亦在郊壑皆與城郭同占城郭屬金宮

室屬土外內之別云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

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

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

百神云不宗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慎其

上之聖者也地
道不寧故石鳴
而劉向以爲金
失其性得無迂
矣乎
隆按此上總與
傳語相屬

百神云不宗事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

隆按以上引傳語水不潤下而釋言之以下著水災之事應

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癸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遇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德者雍遏不見用也。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罪過於民。不罪已也。張晏曰。謂釋有罪之人。而歸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厥水寒殺。

宋祁曰。穀當作菽。隆按。桓公元年。一節。屬傳語。廢祭祀。

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眾。不則皆困陰氣。師古曰。出讀與舍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弒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為太宰。弒殤公。事在桓公二年。諸侯會將討之。師古曰。謂齊陳鄭也。桓受宋賂而歸。師古曰。謂郟大鼎。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曰。桓會宋公者。五與宋公燕人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燕人怨而求助齊衛。助之。桓公懼而會紀侯鄭伯及四國之師大戰。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弒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弒死。劉歆以為桓易許田。

劉知幾曰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云云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云云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及鄆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析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遭大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

不祀周公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而有周公別廟桓既篡位遂以許田與鄭而取鄭之祊田

仲舒劉向以為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

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

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

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鄆之戰師古曰比年類年也莊十年公敗宋

師于乘丘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鄆乘丘鄆魯地鄆音子移反

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

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

師古曰萬宋大夫也戰敗獲于魯復歸宋又為大夫與愍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

况于七年之內已釋水灾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倚其失三也

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耳愍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愍公絕其脰而死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夫人

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公使

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同姓之婦也大夫妻及宗婦見夫人者皆令執幣是踰

也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

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楠丹楹以夸夫人

臣瓚曰楠檟也韋昭曰楹柱也師古曰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楠將迎夫人故為威

飾簡宗廟之罰也宣公十年秋大水飢董仲舒以為

時比伐邾取邑師古曰比類也九年秋取根牟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十年公亦見報復兵離連結百姓愁怨劉

陸按以上三節俱屬傳誦簡宗廟以下俱屬傳語逆天時

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宣既即位與齊疾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邾子貜且亦齊出也。師古曰貜且邾文公之子邾定公也亦齊女所生貜音俱碧反又音纓目音子余反

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師古曰創皆賤懲艾也

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是也

明年復城鄆以疆私家。師古曰四年城鄆鄆季氏邑音運

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師古曰仲孫蔑孟獻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顓與專同專者不稟

命於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師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齊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後又侵齊。師古曰二十四年晉次于雍榆後又侵齊仲孫羯帥師侵齊

國小兵弱數敵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師古曰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是也

齊伐其北。師古曰十六年齊伐我北鄙是也

莒伐其東。師古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是也

百姓騷動後又仍犯疆齊也。師古曰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同圍齊二十三年救晉二十

十四年又侵齊是重犯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

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

茅坤曰高后時水災數見以陰氣大盛故也

陰按此下俱屬俚語廢祭祀

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沔水之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為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師古曰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冒頓單于闕氏。冒頓死其子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為單于闕氏。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南壞鄉聚

茅坤曰成帝建初後水災之極時王太后專權而漢祚以移劉向之所謂陰氣大逆是也又曰按宋仁宗時大水漫都城歐陽公奏指太子下立亦類此

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師古曰親盡則毀故云迭毀事在韋玄成傳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脩。通儒以為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者故曰刑臣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凡六所。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